



詩傳大全卷之十一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反父甫音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曰：

圻父薄違，是也。孔氏曰：古者祈圻畿字通用。故此作祈。書作圻。○九峯蔡氏曰：圻父迫逐違命。

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音奔之屬也。董氏曰：司馬之屬有

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

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

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為防衛也。恤，憂也。○軍士怨於

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







之無以為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刺之也宜哉。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年。

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

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

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

主也。至與幽厲並數反色主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

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東萊呂氏曰。讀是詩

焉。前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乃驅之從戎也。

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篇放

此

皎皎反古了白駒。食我場苗。繫反陟立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

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張子曰。以表賢者。潔白之意。駒。馬之未壯者。謂賢

者所乘也。場。圃也。孔氏曰。苗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繫。絆音其

足。維。繫其鞵。音引。在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

息也。藍田呂氏曰。徘徊少留之貌。○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

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

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

投其轄於井中也。前漢書曰。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反郭繫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祥所



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

賦也。藿猶苗也。華谷嚴氏曰。藿。豆葉用以作羹。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

也。疊山謝氏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繫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意。好德

之彞性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又音奔。然來叶云。思爾公爾侯叶洪。逸豫

無期。慎爾優游。叶汪。勉爾遁思叶新。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疊山謝氏曰。賁者華采也。賢人蓬戶華門皆

有輝華也。或以為來之疾也。朱子曰。王氏讀為奔。思

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

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

以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

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立為齊王。戰敗入居海島。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安成劉氏曰。蓋謂之大者是王。小

者是侯。招橫使來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原賢者欲去之意。而反其說以留之。謂賢者之所以欲去者。不過欲優游自適而已。若

一且肯賁然而來。則當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豫無有期限也。何必過於優游。決其去意。而不肯留哉。賁然

來思。猶今人言光訪寵賁之意。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

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見其愛之切。末二句見其

留之苦。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

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賢者既去。而好賢之誠終無已也。夫見賢而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眷戀之情不已。且祝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穀。木名。穀善。安成劉氏曰。此二穀字異義。然據韻則一從木。一從禾。旋。回復。

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虛反。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東萊呂氏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扶雨反。

比也。新安王氏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明。則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未言復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蔽必制芾方味。其樗敷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反

賦也。樗。惡木也。三山李氏曰。樗。不才之木。莊子云。大枝擁腫而不中繩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規。

相謂為婚姻。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爾雅曰。昏。之。父。為。婚。又。曰。婦。之。父。為。昏。又。曰。婦。之。父。為。昏。又。曰。婦。之。父。為。昏。

○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

郵。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婚

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敷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

畜。言歸思復。

賦也。遂。牛薺。音類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陸氏曰。似蘆菔。而葉長赤。

○我行其野。言采其藟。音福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論語

作不以富。亦祗音支以異。叶逸反

賦也。藟。當。音去聲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

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其新

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慶源輔氏曰。常人之情。有不得已來。



依親舊而不見收卹。則怨怒形於色。辭苛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見矣。

###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卹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為其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音周。贈也。相救也。故教以卹。建安熊氏曰。孝順於父母。友和於兄弟。睦睦於宗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朋友。卹周於鄰里鄉黨。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

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

乎有不孝不睦不姙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建安何氏

曰。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為甲者而罪其長。故六

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

睦。姙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第退在睦。姙之下。

兼施於師長。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慶源

曰。孝友睦姙任卹。人之道也。故先王脩之以為教。使人各自盡。以相生相養於天地之間。而異於物。

其仁天下至矣。今觀黃鳥我行其野二詩。所刺則

其民之泮。渙離散不相管顧如此。其亦何異於禽

獸夷狄也哉。

秩秩斯干。叶居焉。反。幽幽南山。叶旃。反。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叶莫

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叶余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

長樂劉氏曰。南山在鎬京之南。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

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

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

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

華谷嚴氏曰。宣王作室之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干岸。面

對幽幽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

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後茂。言宮室之美也。於

是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無有相

圖者矣。○廬陵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

祝禱之言。如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

美哉。象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張子曰。猶似也。人情

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

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

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

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

然意則善矣。問橫渠說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能友其弟。弟却

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如弟能

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因兄之不友而

遂忘其恭。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慶源輔氏

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蓼蕭三章同意。天子諸侯繼立。

○似續妣反必履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胡五爰居爰處。爰

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

也。南豐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闕西南其戶。天子之

也。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歟。



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

其畝也。爰於也。慶源輔氏曰。大凡人之為居室。未有不

者也。西南其戶者。舉西南以見東北也。爰笑爰語。則所謂歌於斯者也。

○約之閣閣椽陟角反之橐橐託音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香于反叶王遇反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華谷嚴氏曰。即所椽

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

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

也。濮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垣牆而堂寢。次第當然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其墻壁之美。而為君子尊

大之居也。蓋古人築垣為壁。堂上東西墻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其實一也。隨所在

而異其名。考於儀禮可見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音輝斯飛。君

子攸躋子西反

賦也。跂竦立也。孔氏曰。如跂。如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

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鄭氏曰。伊洛而南。雉素躋。升

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

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言而革

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藍田呂氏曰。如

翬。斯飛。覆以瓦而加丹。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

升以聽事也。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叶音噦噦呼會反

其真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廬陵李氏曰堂下至門謂之庭庭三

堂之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

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寘與突音要之間也臨川王氏曰噲噲其寘則知噦噦

噦其寘是偏也噦噦其寘則知噲噲其寘是明也○董氏曰正所謂陽室也寘所謂陰室也○廬陵李氏曰室

中西南隅謂之奧邢昺云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突郭氏云突亦隱闔

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下莞音官上簟叶徒檢徒乃安斯寢叶于檢于乃寢乃興

乃占我夢叶彌登反言夢維何維熊維羆彼宜反叶維虺許鬼反

維蛇市奢反叶于其土何二反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兩種

席也○濮氏曰莞又云燈心草上池澤中即苻蓐似熊蓐也下莞則鋪席其上則竹葦之簟所以覆席

而長頭高脚猛憨呼談切多力能拔樹本草曰熊類大豕而性輕健好

攀緣上高木○孔氏曰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犬者曰羆黃白文黃白色

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

詞也下章放此廬陵歐陽氏曰下至卒章盛陳占夢生

為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皆頌禱之詞也○華谷嚴氏曰設為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犬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犬人犬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安成劉氏曰周禮犬卜為卜筮官之長凡



卜師。卜人。龜人。蓍氏。占人。筮人。占。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夢。皆其官屬也。蓍音水。筮音筮。

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

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

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周禮占

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厭音琰。王音旺。以日月星辰占六夢

之吉凶。占夢曰。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

之行。及合辰所在也。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噩夢。驚

愕而夢。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道之而夢。

喜夢。喜說而夢。懼夢。恐懼而夢。噩音愕。獻吉夢。贈惡夢。占夢曰。季冬獻吉

四方。以贈惡夢。注云。獻羣臣之吉夢于王。詩云。牧人乃

夢。此所獻吉夢也。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萌。菜始生也。

贈送也。欲以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

新善去故惡。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

慶源輔氏曰。詳占夢之意。則先王致察於天人之際。可

謂密矣。惜乎其法之不傳也。然後世之人。情性不治。晝

之所為。猶且昏惑。發亂而不自知覺。則其見於夢寐者

率多紛紜乖戾。未必與天地之氣相通。其間縱有徵

兆之可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待其既驗而後可知。故

極有未易遽曉者。想古占法雖存。亦未必能盡也。

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

以守至正。西山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

諫王。瞽矇之。以引以翼。有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之裳。載弄之璋。其泣

皇華彭反。叶朱蒂弗音斯。皇室家君王。

胡光反。



賦也。半圭曰璋。皇，大聲也。帝，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呂氏

曰。白虎通云。帝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帝。諸侯赤帝。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皇，猶煌煌也。

也。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

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室者，皆將服朱

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叶反無

非無儀。叶音義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反罹。叶音麗

賦也。裼，保也。孔氏曰。裼，兒被也。瓦，紡塼也。朱子曰。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

列女傳漆室女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為紡塼也。然未可必儀善罹憂也。○寢之

於地，卑之也。衣之以保，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

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

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

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

饋，貞吉。易家人六二爻。程子曰。柔順中正，婦人之道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安成劉氏

曰。婦人於事無所敢自遂。正位乎內，事在饋食之間而已。六二陰爻居陰位，則柔順得正。居下體之中，則得中。

故其象為無攸遂。在中饋，而其占者能如此，則為得正而吉。無攸遂，即無非無儀也。在中饋，即唯酒食是議也。

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音密酒漿，養舅姑

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

也。禮記月令。五飯。春食麥，夏食菽，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列女傳。孟子曰。今道不用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

夫婦人之禮云。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而



已。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章藍田呂氏曰。一章願其保兄弟。

於斯。二章願其繼祖妣於斯。三章願其傳子孫於斯。安身體於斯。自六章以至末章。願其傳子孫於斯。○慶源輔氏曰。一章則言其宮之寬廣。而禱其兄弟之相好也。二章則言其宮之成。而禱其君子所居之是嗣也。三章則言其堂之美。而禱其君子所躋升以聽事也。四章則言其室之美。而禱其君子所休息以安身也。五章則言其室之美。而禱其君子所兆。於是而生男則室家君王。於是而生女則無遺父母之憂也。頌禱之詞。始於兄弟之和睦。而終於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無踰此者。○豐城朱氏曰。古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詞。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詞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詞也。此詩言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周密。垣墻之堅固。堂室之高遠。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

有以開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至於寢而夢。興而占。男子之為君。為王。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所以不可勝言者矣。此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部鄙壞。安成劉氏曰。反。

彘。凡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故宣王即位。更平作宮

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

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

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朱子曰。儀禮燕禮曰。下管新宮。大射儀曰。乃新宮三



終李寶之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  
新宮與此所笙奏或謂即斯干詩○慶源輔氏曰  
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  
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而純爾羊

來思其角濺濺莊立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

賦也黃牛黑唇曰牯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牛

之牯者九十非牯者尚多也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

以其數也則黑皆為牯黑耳為羣亦各聚其角而息濺濺

然音而動其耳濕濕然釋文曰同食已王氏曰濺濺

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

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山陰陸氏曰古之視

大夫袒而○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眾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反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河可

蓑素多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餼音三十維物叶微反爾牲則具叶

反律賦也訛動何揭音竭也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

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鄭氏曰降

寢或訛者美其而牧人持雨具齋飲食從其所適以順

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

不有也豐城朱氏曰降阿飲池寢處訛動物之適其性

也色之無不備用之無

不有則以其效而言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承以雌以雄叶于爾羊來思矜

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

虧也。崩羣疾也。臨川王氏曰。矜矜兢兢。牧之者不失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則牛可知矣。

○埤雅曰。羊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六畜

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為甚。○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汙。○

徐鉉曰。羊以瘦為病。故羸從羊。詩曰。不騫為是故也。

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防獸也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

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箠主水楚。但以

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豐城朱氏曰。薪蒸

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於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

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

以致其損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

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旄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

矣。實維豐年。叶尼旄維旗矣。室家溱溱。反中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旄郊野

所建。統人少。旄州里所建。統人多。周禮大司馬曰。郊野

旄蓋人不如魚之多。旄所統不如旄所統之衆。故夢人

乃是魚。則為豐年。旄乃是旄。則為人衆。毛氏曰。陰陽和

雅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

皆化而為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為日暴。乃

生飛蝗。故說者以為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

也。○三山李氏曰。此章亦如斯干言占夢之事也。○東

萊呂氏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

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華谷



嚴氏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民庶。故就牧事設夢以頌禱耳之。

無羊四章章八句

黃氏曰。古人之盛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

脂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脂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此禱頌之詞。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之效也。斯干無羊之安逸。皆是設辭。非果有是事。

節音截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叶側憂心

如悛徒藍

不敢戲談國既卒

子律斬

何用不監

古街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音泰大夫師

尹氏也大夫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

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

隱公三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譏世卿注世卿者

父死子繼也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三山李氏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

甚久具俱瞻視悛燔卒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

音甫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

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心

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

汝何用而不察哉

慶源輔氏曰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興師尹位望之尊崇以見望既重則責

亦深固不可以冒處而竊據也憂心如悛憂之甚也直

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猶且不敢而况敢正言其失直

指其非乎小人而居高位縱欲戕理以致禍亂其終未

何用而不察哉蓋事已至此而在國家則又有不得而

不言者也○華谷嚴氏曰言師尹失民望鎬京面對終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叶。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

方薦反。徂殿。瘥。才何。喪反。息浪。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慤。七感。

莫懲嗟哥反。叶。遭。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

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猗猗

然。皆不甚通。慶源輔氏曰。有實其猗。先生以為諸說皆

氏之意太鑿。而或者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山

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無不

猗猗其長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安成劉氏

曰。以左傳我落其實。與衛風綠竹猗猗之語觀之。或可

為集傳第。薦荐通重。直用也。瘥。病弘大。慤。魯懲創也。○

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

之何哉。蘇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

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去聲。亂人怨而謗讟

徒谷反。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丁禮反。叶。氏都黎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天子是毗。反。婢尸。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反。

賦也。氏本均平。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

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曰

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

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臨川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而秉



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東萊呂氏

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反。弗問弗仕。鈕里反。勿罔君子。

斗獎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反。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膺武

仕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臨川王氏曰。已。廢退也。孟

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

兩壻相謂曰亞。孔氏曰。言每一人娶姝。相亞次也。膺。厚也。○言王

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姻之小人。而以其未嘗

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

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

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

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而必皆膺仕。則小人進矣。朱

曰。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引得別人

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犬師。却只是他。一箇不好。到那

瑣瑣。姻。處是幾箇人。不好了。○慶源輔氏曰。小人而

濫居要職。躡處高位。其智識。既不能以照察。幾微。其才

力。又不能以綜理事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姻。之。人

以任政。而小人因得以並進矣。鑿空妄說。誕慢相欺。必

至於災。無所不至。當是之時。是宜反躬自責。而私欲昏蔽

迷惑。不能平其心。視所任之國家。有不當者。則已之。瑣瑣

也。若不能屏去。而無使汗縉紳而盜

名器焉。則何至於危殆其國家也哉。



○昊天不傭反。敕龍降此鞠反。九六訕音。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君子如屆音戒叶。俾民心闕古穴反叶。君子如夷鳥路反。惡反。

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訕亂。戾乖。屆至。闕息。違遠也。○言昊天

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

嚴氏曰。雁師尹之禍。而歸之於天。曰降此。然所以靖之

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

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

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

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

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

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慶源輔氏曰。鞠訕大戾。不過

也。然其所以鎖去之者。亦在夫人而已矣。故君子如屆

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啻如反手之易。初言

天而後止。言人者。天人一理。人心說。則天意解矣。先生

發明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之

說。先儒所不及。施之變雅。刺詩皆可通也。○安成劉氏

曰。此詩後章言不弔不平。正月言天。之抗我。天天是極

十月之交。言天命不徹。雨無正。言降喪。疾威。小旻言旻

天疾威。小弁言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巧言言昊天已威。

昊天泰憮。以及變大雅。板言上帝。板言天之方難。方蹶



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為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委於命。則可以轉禍而為福。轉災而為祥。轉凶而為吉。轉亂而為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純以為天也。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小人問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為國者。亦反求諸己矣。

○不弔昊天叶反鐵亂靡有定叶反唐式月斯生叶反桑俾民不

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叶諸反卒勞百姓。叶桑反

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

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上聲君子憂之曰。誰秉國

成者。華谷嚴氏曰。憂心如醒。猶黍離言中心如醉。○新安胡氏曰。秉國成。即上章秉國均。斥尹氏也。乃

不自為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為去聲之受

其勞弊。以至此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救領反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

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

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

可往之地也。華谷嚴氏曰。家父駕此四牡。其四牡大領。非不肥壯。然視四方蹙蹙然縮小。無可馳

騁之地。是以留而不去。蓋世亂則若見天地之狹也。

○方茂爾惡。相息亮反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市由反酌反矣。

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

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



相醜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反怨其正。叶諸反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

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

正已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東萊呂氏曰。篇將終矣。復嘆曰。昊天不平。其使尹氏

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哉。○慶源輔氏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自古小人處禍亂之常態。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君子已亂之要術也。

○家父音甫作誦叶侯反。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

工叶反上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

言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

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

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

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

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

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慶源輔氏曰。東萊謂篇終矣。故

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蓋言至此則王亦不得不任其責。前章雖嘗譏



尹氏之用小人而不及王。然王之李氏曰。孟子曰。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

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

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

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

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

姑闕焉可也。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

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

正音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癩音鼠憂以痒音羊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

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癩。憂幽憂也。痒

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華陽

日。正月。長養之月也。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

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東萊呂氏曰。凡詩張為幻以

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然眾人莫以

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

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憯莫懲嗟。曰降此鞠訕。降

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

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慶源輔氏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於天者甚

矣訛言而孔將則亂之起於人者深矣天災人禍雜然並見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是皆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者也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為為憂故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反好言

自口叶孔五反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瘳病自從莠醜也臨川王氏曰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愈愈益

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言之

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

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慶源輔氏曰夫君子之

以為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動與眾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豐城朱氏曰使亂而在我之先則吾有所不

及見固可以無憂也使亂而在我之後則我有所不及知亦可以無憂也今不先不後而使我適當是時則安能以無憂乎虛偽之言但出於口而不出於心則聞其善言而不足以為喜聞其惡言而不足以為怒以其反覆而不可憑也是以使我憂之至於甚病而彼反見侵侮也

○憂心惇惇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必政反其臣僕哀

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惇惇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

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

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

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

而受祿疊山謝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



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下之。如視鳥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豐城朱氏曰。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也。并其所從之人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工反

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升音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天也。上

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

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安成劉氏曰。大者為

薪。細者為蒸。甚分明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

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

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

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

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史記。吳入楚。伍子胥鞭

之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聞云云。○豐城朱氏曰。福

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

以氣化。自盛而趨於衰。則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

信音之占夢。登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陵叶胡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

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



者也廬陵歐陽氏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

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

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

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慶源輔氏曰故老舊臣可

以決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微兆吉凶者

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但皆自以為聖人而已耳誰

能別其言之果是非乎○豐城朱氏曰訛言之人非

而謂之非非而謂之是其虛偽反覆甚矣非有明哲之

君孰能辨而懲之哉故老明於臧否者也占夢明於吉

凶者也此國之所賴以止訛者也今問之故老故老曰

予聖矣而未必明於臧否之理問之占夢占夢亦曰予

聖矣而未必明於吉凶之兆則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

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

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

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

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

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

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亦叶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踣井亦維

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吁鬼反蜴星歷反

賦也局孔氏曰曲身也踣說文曰小步也號長言之也脊

理蜴蜴音音蝮音音皆毒螫之蟲也孔氏曰蜴蝮也蠖音音蠖音音

不敢不踣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

蜴音音亦

○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



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臨川王氏曰。人

號呼而出。斯局躋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春理。○

疊山謝氏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為

○瞻彼阪反音田。有苑鬱其特。天之抗反五忽。我如不我克。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崎嶇。音歌。軀。險也。境。壟。音敲。殼。瘠。薄也。之處。苑。茂盛之貌。

特。特生之苗也。抗。動也。新安胡氏曰。抗。有力。謂用力。○

瞻彼阪田。猶有苑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恐其不我克。

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恐

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然終亦

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鄭氏曰。言有貪

賢之名。無用賢之實。○眉山蘇氏曰。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葉反。燎。力詔

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威反威呼悅反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

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朱子曰。褒人有罪。入

姒。幽王為廢申后。及太子而立以為后。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

為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

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末滅。以褒姒淫妬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



周也

廬陵歐陽氏曰。此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

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豐城朱氏曰。桀之亡也。非湯滅之也。妹喜實滅之也。紂之亡也。非申侯犬戎滅之也。褒姒實滅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亡於褒姒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以雖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意當是時。天命之眷眷於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眷於周者。未散也。而幽王則用嬖妾以亂於內。用群小以亂於外。而先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則足以滅其身而

已矣。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

感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安成劉氏曰。意反覆相應。其言燎之難滅。正以傷嘆宗周之易滅。真似道已然之事。竊恐或說為長。且使宗周未滅。褒姒方

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也。若以下篇豔妻煽方處之語証之。彼詞則又微婉。雖作於褒姒嬖盛之時。固無嫌也。

○終其永懷。又窘反。隕。陰雨。其車既載。才再反。乃棄爾輔。扶

反。雨。載。如。輸。爾。載。才。再。將。七。羊。伯。助。予。女。反。演。

比也。陰雨。則泥濘。寧去聲。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孔氏曰。輔是物。輸。墮音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

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

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

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

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

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

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

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

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

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

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



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叶筆力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叶節力反。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乙力反。

比也。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

○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

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爲意者。

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華陽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爲喻。○

豐城朱氏曰。輻以固轂。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苟始之不謹。則終之敗也。必矣。

一說。王曾不以是爲意乎。新安胡氏曰。苟能如上文所

保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爲意乎。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矣。

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華

嚴氏曰。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所樂矣。喻君子立亂朝。亦非所樂也。魚雖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

然。易見。無所逃於罔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隣。昏姻孔

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三山李氏曰。與慙慙然。痛也。

○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隣里。怡懌其昏



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臨川王氏曰君子困蹙而

曰此章則又曰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其親隣里啾濡

以相樂而我獨憂心之甚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能

長保其樂哉○豐城朱氏曰旨酒嘉穀以合比其隣里

怡懌其昏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憂亂畏禍之人則

其家之不能恤而何以合比其隣里其所以至於疾痛而自嘆

何以怡懌其昏姻此君子之憂所以至於疾痛而自嘆

小人之不如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

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孔叢子論

曰云云子順名斌孔子六世孫時相魏安僖王○三山

李氏曰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

雀之類也

○此此彼有屋。穀穀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於蓬反

是椽陟角反叶。疇都木反。疇疇矣。富人哀此惇獨

賦也。此此小貌。穀穀窶窶音巨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

祿夫。禍。椽。害。疇。可。獨。單。也。○此此然之小人。既已有屋

矣。穀。穀。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

椽。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

勝。惇。獨。甚。矣。三山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

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東萊呂氏曰勞役之甚者

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

較其淺深故曰疇矣富人哀此惇獨使民至是蓋甚可

憐矣○新安胡氏曰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慙慙若唯及

其私矣○此章疇矣富人哀此惇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

此○豐城朱氏曰此此而有屋則卑小者而豐大矣穀

穀而有穀則窶陋者而富足矣而民今之無祿則是天

獨椽喪於庶民也均之為椽喪也富者優於財而裕於

力猶未至於甚困惇獨者罷於力此孟子所以言文王

而傷於財則豈不可哀之甚哉



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希反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

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

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是問周天之度

分朱子曰天一晝一夜行一周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

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也

鄱陽董氏曰沈存中云天何嘗有度以其行三百六十

五日而一晷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度而已陳尚

德云天日者氣數之始其每五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

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

一周而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為度焉凡

星布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

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

曰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

分內之體也天之一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

天之左行一日為一周而過一度即其星辰次舍度數之

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既一周匝而復過其三既匝之西

以度準之適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該行過三百六十六

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鄱陽董氏曰書傳謂日月亦

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

面而順觀之也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

右旋詩傳之日月右行於天道則皆順而左旋曆家考天

度而逆取之也儒論天於道則皆順而左旋曆家考天

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也○安成劉氏曰十九分度

之七者以月五行第十四度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

詩傳卷十一



七分也。每分四十九分四厘七毫三絲六忽八微四塵。有奇七分共計三百四十六分三厘一毫五絲七忽八微九塵。有奇。但先儒以為日月皆左行於天。今以昏旦之知星驗之。則知日實右行。以每夜月行於天。宿度驗之。則一時當行三十度。有奇。假如堯時冬至日行一度。則知日實右行。與日並行。起至申時。日沒。則天之虛計其日自子時。天與日並行。起至申時。日沒。則天之虛淪於申位。日之行當躔畢宿。而張宿昏中矣。安得堯典以為星昂乎。今日星昂。則是昏時日仍躔虛。其為右行而一壁驗之。亦是右行無疑。至於月之左行。及三百五十一度。十三度。九分。七厘。則是一日行及三百五十一度。有奇。一時當行二十九度。有奇。假令某日酉時。月初出。躔某宿。計其行至子時。當躔本宿之西一百一十六度。之外矣。嘗試驗之。而月躔仍在本宿之傍。不遠。則故日是右行。而一日止行十三度。有餘者。又可知矣。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九峯蔡氏曰。日行積

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後漢律歷志曰。以速及會也。方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安成劉氏曰。朔後晦前各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安成劉氏曰。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安成劉氏曰。彭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分天之謂之望。望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望之無定日者。由合朔之日時。有蚤暮也。晦朔然。凡望時。必各在其月朔後晦前之日也。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反苦浪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朱子曰。天止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在赤道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著。望



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  
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闇虛。  
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虛所射。故食。○安成劉氏  
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為闇虛。所射。故食。○安成劉氏  
曰。黃祥翁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遇交  
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  
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月不  
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內。  
外。月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與日會。故疏云。通計  
一百七十三。有餘而有一。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  
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  
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初簪反。宜而  
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  
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

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行有常度。而實為

非常之變矣。疊山謝氏曰。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幽王

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

也。○安成劉氏曰。黃祥翁曰。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

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

頻交。而食者。然日月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亦

有分數也。若以常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

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蘇氏曰。日食。天變之

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  
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  
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  
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疊山謝氏



日。日。眾明之本。而為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三山。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戶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

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

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

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左傳昭公七年。晉士文伯曰。國無

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

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

言也。臨川王氏曰。月食非其常也。然此日食。則以故春

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三山李氏曰。春秋月食未

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為常故耳。

○燂燂。反。輒。震電。不寧。不令。叶虛反。百川沸騰。山冢峩。反。祖恤

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賦也。燂燂。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前漢李尋傳。注曰。雷電失

序。不安。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峩。崔嵬也。高岸崩陷。故

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

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脩省。改

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疊山謝氏曰。災異如此。幽

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華谷嚴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沸山崩。陵谷遷變。地道亂矣。胡為莫



懲創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

謹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

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孔光

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謹告

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皇父南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反側留子

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叶滿反。楛音維師氏。豔餘膳反。妻煽

音扇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楛，皆氏也。孔氏曰：

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楛，單言。又聚子然，故知皆氏。卿士，六卿之外，更

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

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周禮：太宰卿一人，宰夫上士八人，

羊所謂宰士。公羊傳：隱元年，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

己卿士是也。九峯蔡氏曰：周公為冢宰，食邑於畿內，畿

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安成劉氏曰：以

固位卑權重矣。如前說為都官，以總六官。司徒掌邦教，冢

宰掌邦治，皆卿也。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膳夫上士二人，

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天官膳夫上士二人，鄭氏曰：食

滋味。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春

內史中大夫一人，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



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居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

國得失之事。注曰。司。猶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以詔王。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美色曰

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臨川王氏曰。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方居

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

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上三山李氏曰。此

之事。下五章言災異之由。由所用非人也。故責外所用

之人。又責其內寵。言所以致之之由也。○豐城朱氏曰。

兼總六官者。卿士之職也。而皇父實為之。統百官。均四海者。冢宰

之職也。而家伯實為之。內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朝

政之得失。皆輔導王者也。而以付之。耦與聚子。膳夫掌

王之飲食。趣馬掌王之馬政。皆親近王者也。而以付之

蹶與仲允。則小人之黨盛矣。后妃主內者也。當求窈窕

貞淑以為君子之配。而以豔妻為之。則嬖妾之煽熾矣。

有嬖妾以蠱惑於內。有小人以扇亂於外。此災異之所

以繁興。而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叶謨反。徹我牆

屋。由卒汙萊。音陵。叶反。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叶於反。

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

水也。萊。草穢也。孔氏曰。汙者。記曰。汙其宮而瀦焉。戕害

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

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

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廬陵彭氏曰。三代之

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

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孔氏曰。皇父以親寵封於圻內。築都邑。令邑人居之。

役之。不以其時。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



述其情如此。○疊山謝氏曰：皇父使民無以為生矣。乃曰：予不戕虐汝也。下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臨川王氏曰：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于民也。○豐城朱氏曰：徹我墻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如是而猶曰：非我戕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上役，固禮之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衆，而不通衆志，不盡下情者哉？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

不慤。魚觀反遺一老婢，守我王。叶于反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臨川王氏曰：皇父自謂甚也。都，大

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

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孟

即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三有事，三卿也。孔氏曰：皇父封圻內。當二卿。今立三卿，以比列國也。

亶，信。侯，維。藏，蓄也。慤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

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

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

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

也。疊山謝氏曰：皇父棄舊臣者，德而不用，不能勉強留

推原召亂之由，亦曰：周有耆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實

兆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訾訾。五刃反下

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叶鐵反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味反憎職

競由人



賦也。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

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

遭讒。眉山蘇氏曰。無罪而且見讒。而况敢告勞乎。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

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悅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

皆由讒口之人耳。永嘉陳氏曰。噂。聚談也。沓。猥并也。小

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悠悠我里。亦孔之痲。呼。莫背反。叶。四方有羨。徐。面反。我獨居

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叶。直反。我不敢傲我友

自逸。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痲。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

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

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

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

遇。而必傲我友之自逸哉。壘山謝氏曰。君子不以一身

逸樂為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

是安之而已。不敢效我友之自逸也。其辭甚婉。其志堅

而不可變也。○安成劉氏曰。上章既言匪降自天。而

此復以勞役不均歸於天命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詩前

災由於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章專言

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

饑饉

斬伐四國

逼反

於人妖也。八章言已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旻反密中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

罪淪胥以鋪反普烏

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

曰饑蔬爾雅注凡菜可食者通名為蔬不熟曰饑疾威猶暴虐也慮圖

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

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

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

圖謀而遽為此乎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而言天變也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旻天

故此章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旻天言其疾威天非彼有二也蓋亦無所歸咎而各以義類歸怨於天耳彼

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

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豐城朱氏曰昊天之大也而饑饉以斬伐則

是不大其惠也旻天之仁覆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亡則是不溥其仁也此章始為怨天之辭以發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夷世三事

大夫莫肯夙夜叶戈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祥反庶曰式臧

覆反芳服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

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

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勸勞也三事三公也鄱陽董氏

曰陳壽翁云如漢魏以來史云位登三事皆指為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

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



離又如此。安成劉氏曰。易姓之禍。言周宗之滅也。天庶

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也。華陽范氏曰。

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三山李氏曰。時王上為天所

怒。下為民所怨。內則宗族破滅。外則羣臣諸侯携貳。孤立而不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畜。樂其所。以亡者。○孤

華谷嚴氏曰。二章言人心離散也。○豐城朱氏曰。周宗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兆也。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散之

心也。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與君同休戚者。君憂則與之同其憂。與國同休戚者。國亡

則與之同其亡。今而曰正大夫離居。則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者矣。然衆人皆去而已獨居。

則衆人皆逸而已獨勞。雖有黽勉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侯。有

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有任其責者矣。上章言饑饉。天之變也。此章言離居。人之離

也。天之變既如彼。人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即此而可見矣。庶幾王改而為善。乃覆出而為惡。則天意豈可

得而回。人心豈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潛室陳氏曰。可得而輓哉。

正月篇而言耳。○安成劉氏曰。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之後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

指羣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

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

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

也。眉山蘇氏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

○臨川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行。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慶源輔氏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也。



之則績效隨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者亦將何所底至哉常人之情無持操者見王所為如此則皆從風而靡故戒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因王之為惡而遽自放逸以棄其身哉人惟一心而已能敬其身則能敬人而力行也○安成劉氏曰三章言王不見聽而已

○戒成不退反吐類飢成不遂在登曾反我誓思列御憺憺反

于感日瘁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息聽言則答諸言

則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易大壯上六曰羝羊

觸藩不能遂誓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安成劉氏

曰楚語誓作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漢百官表侍中加官

侍天子故憺憺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

之為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誓御之

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

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

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

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忍訖點反乎

慶源輔氏曰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畏罪者也面從者不盡其

情畏罪者惟知有已皆不能敬也○須溪劉氏曰聽言

則答譖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安成劉氏曰

四章言王為不善而羣臣無忠告也○豐城朱氏曰兵

已成矣而為惡不退則人離而寇亂將益進矣飢已成矣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饑饉將益甚矣誓御者王之



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即上章正大夫之離居。那君大夫之莫肯夙夜朝夕者也。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諳言則退。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既責諸臣。故此下兩章。則又

體其情而言之。此章言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蓋亦有不得已者。蓋言之忠者。則非但出諸口。適以病其身。至於巧言如流。順從而不逆者。乃使其身得處於休逸之地。則彼其所以流散而去者。是豈得已哉。其志亦可哀也。已。○新安胡氏曰。五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也。○安成劉氏曰。哀哉二字。見詩人深歎之意。

○維曰于仕。鈕里孔棘且殆。叶養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

里反。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

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

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

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

友怨之。○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



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蓋朋友以相切磋為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為哉。忠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華谷嚴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寧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豐城朱氏曰。君子之仕。將以行其道也。若其甚急且危。則其身之不能保。而其志焉得而遂哉。是故將欲直道以事君。則君既以為怒。將欲枉道以從人。則友復以為責。此仕於亂世者。所以進退皆病。無所適而可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反鼠思息嗣反泣血。叶虛

反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癡憂也。藍田呂氏曰。癡憂。幽憂也。與鼠思義同。

○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安成劉氏曰。此承上文五

章六章而言也。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

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於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

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建安何氏曰。孔氏云。人淚必

聲也。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

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

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慶源輔氏曰。此章則

又盡言已意。以告諸離居者。使之復反於王都。彼既不從。則又言其痛切之情。為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

庶其或見聽。可謂既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己之志也。然則此摯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華谷嚴氏曰。七章

責引去者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



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誓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安成劉氏曰。詩文四章言誓御。我誓御。慘慘日瘳。固可見其作於誓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

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 詩傳大全卷之十一



詩傳大全卷之十二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音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

從。不臧覆用。封叶反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遘辟。沮止。臧善。覆反。

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

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

止。安成劉氏曰。此章稱天之意。亦可理。謀之善者則不從。

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慶源輔氏曰。昏

亂之世。庸暗之君。謀猶邪辟。無日而沮止者。故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夫為國者固不可以無謀猶也。然觀其



於謀之善者則不從。其不善者則反用之。則我已甚病矣。不待其謀之敗而禍之來也。○豐城朱氏曰：我謀臧不從。所謂惡人之性。蓄必逮夫身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滄滄許急反訛訛紫音亦孔之哀希反於謀之其臧則具是違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叶

賦也。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

同而不和其慮深矣。前漢劉向曰：言衆小在位而然於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然於

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

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于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作就叶疾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

道叶徒反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朔音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

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音所從。故所

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

之者。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

蓋彼之所以謂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以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

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此亂世為謀之常態。上無聽言之明。則人人得以肆

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非故無肯任其成敗之責者。



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  
事不成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叶平聲

維邇言是爭叶側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安成劉氏曰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

訓謀此訓道而微猷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

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

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

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

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叶補美反民雖靡盬火吳反或哲或

謀叶莫徒反或肅或艾音又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叶蒲寐反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盬大也多也艾與又同治也淪

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

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

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

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

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慶源輔氏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

才之世哉故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艾者焉但患王不能

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能反而相與淪陷於敗故以是戒王庶其能愛護而扶持



之。無使至于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之大夫。其心  
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此章  
及第三章。則其有得於箕子之學。蓋深矣。○安成劉氏  
曰。箕子陳洪範九疇。其二為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  
德恭而作肅。言之德從而作乂。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  
德聰而作謀。思之德睿而作聖。其次序與此不同者。彼  
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湯河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叶一

反

均反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  
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  
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  
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  
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  
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  
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叶鐵反我心憂傷。念昔先人。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

陸氏曰。似鷓鴣。項有綉文。翰。羽。戾。至也。明

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



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慶源輔氏曰。兄弟相戒以免禍。則發言而首及於父母者宜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反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反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

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慶源輔氏曰。時人方

化上所為昏亂於酒。則此兄弟相戒而首及於此者亦宜也。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之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豐城朱氏曰。齊則整肅。聖則通明。整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通明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此所以能温恭自持。以勝也。彼昏不知者。反是。吾兄弟安可以不敬乎。敬則天命為可保。不敬則天命為難恃。其戒深遠矣。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反美叶蒲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叶養反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上聲中



七日而化為其子。

釋文曰。螺贏。即細腰蜂。○本草注曰。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捷土作

房耳。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變成己子。嘗折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捷音連祝

咒音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

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螺贏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

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

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

子使為善也。慶源輔氏曰。善道人皆可行。不似者可教而似。同一秉彛故也。兄弟相戒。以免禍。而

上念其父母。下慮及其子。則其意可謂懇至矣。

○題大計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零音桑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

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

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

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慶源輔氏曰。以脊令

之。各有所進之道。雖或不同。然俱求無忝辱於父母可也。先生嘗因人讀詩。而務快不子細。戒之曰。今人看文

字。敏底一揭開。版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而今便只

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遍時。二遍

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

裏面意思却在說不得底意思裏面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都田寡。宜岸宜獄。握粟

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雀。肉食不食

粟。孔氏曰。俗呼青雀。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埤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背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

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鶯其羽者也。○東萊呂氏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填

與瘖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狂。鄉亭之繫曰狂。安成劉氏

曰。字書云。犴一作豸。豸。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為犴。朝廷曰獄。○扈不食粟

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獄矣。

言王不恤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

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

粟以見其貧窶之甚。慶源輔氏曰。貧窶如是。而猶不忘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

兢。如履薄冰。

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音也。如臨于谷。恐隕

也。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慶源

輔氏曰。温温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

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温温恭人。則如集于木

###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

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

者詳之。慶源輔氏曰。一章言思念父母。以致相戒。三

章則相戒相勉。以教其子。四章則欲各自努力。以

無遺父母之羞。其意可謂懇至矣。五章則又言王



不恤貧困。解寡如我之病困。孤獨當今之世。或不免於羅織之禍。故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道。六章又言當世賢者尚且兢畏如此。况我則又當如何哉。○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辭。或是其人嘗有酒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懇至。每誦之令人悽愴。

弁薄干反彼騫斯音先歸飛提提反民莫不穀我獨于

罹何幸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騫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

為鴨音疋又音卑鳥斯語詞也孔氏曰。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提提羣飛安

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曰被廢而作

此詩。言弁彼騫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

憂則騫斯之不如也。何幸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

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

慶源輔氏曰。怨者怨咎己之不得其親。慕者思慕其親。不能忘也。○問伊川謂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朱子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苟反鞠九反為茂草苟反我心憂傷怒

乃歷焉如擣丁老反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叶魯反心之憂

矣疾丑觀反如疾首



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怒息。擣春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踧踧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怒焉如擣矣。精神憤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疾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物之擣其心也。怒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故曰假寐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孔氏曰疾首頭痛也。○慶源輔氏曰維憂用老。維憂能老人。非特能老人也。又能使人病。故又繼之以疾如疾首。頭痛最巨。忍疾如疾首。則其病甚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怒焉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疾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反。無所歸咎。則推之

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安成劉氏曰古者一夫受五畝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四圍墻下植木。桑以給蠶食。梓以具器用。然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此民居之制也。蓋託以起興耳。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殊玉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疊山謝氏曰桑梓父母其樹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所以必恭必敬也。敬其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

乎。孔氏曰太子為父所放耳。并言母皆有人。皆有父母之恩。故連言之。無所歸咎。則推之



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疊山謝氏曰。父母不我愛。

求其說而不可得。曰不知天生我之時果在何處。不可得而知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條音條嘒嘒。反呼惠有漼反千罪者。淵萑音萑葦

葦鬼淠淠。反乎計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叶居氣反心之憂矣。不

遑假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屆

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

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

所至乎。臨川王氏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慶源輔氏曰。見物之大者無

所不容。以興今王乃不能容其子。使如舟之流於水中而無所屆。何哉。是以憂之之深。昔

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反其宜雉之朝雊。反古豆尚求其雌。反千

西譬彼壞反胡罪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雉鳴也。壞傷病

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

求其妃。音匹。眉山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思於其親者。今王獨棄其子。

哉。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

而人莫之知也。慶源輔氏曰。以見夫物無不顧其親者。以興已獨見棄逐。如病木之悴而無枝。

何哉。其意又切於前章矣。

○相反息亮彼投兔。尚或先蘇薦反叶之。行有死人。尚或瑾



音觀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蘊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瑾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

投入之免。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

有哀其暴。反步木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

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免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

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疇市救反。叶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

木倚寄彼反。叶矣。折薪杻救氏反。叶矣。舍彼有罪予之

佗吐賀反。叶矣。湯何反。

賦而興也。疇報惠愛舒緩。究察也。倚倚也。以物倚其巔

也。杻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疇爵。得

即飲之。孔氏曰。疇酬古字通用。此喻曾不加惠愛舒緩

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

者尚倚其巔。折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

彼有罪之諸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折薪之不若

也。此則興也。豐城朱氏曰。讒者之言未遽可信。骨肉之

隱之心也。舒徐而究察之。則猶有是非之心也。今於我

則不加愛。是非無復惻隱之心。於讒者又信之而不加察

是無復是非之辨矣。故人之有罪。則捨之而不問。我之無罪者。則加之而不恤。則其窮困亦甚矣。

○莫高匪山。叶所。莫浚。反蘇俊。匪泉。君子無易。反夷。由言耳。屬燭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

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

右而生讒譖也。朱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

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而言。亦恐有人聞之也。○永嘉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垣壁

間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

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

我後。蓋比詞也。臨川王氏曰。毋逝梁發笱者。太子放逐

後者。無如之辭。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

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

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

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

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

於褒姒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於

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

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無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

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遂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

也。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

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

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朱子曰。固。謂執



滯不通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

仁也。朱子曰。親親之發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

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

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朱

子曰。磯。水激石也。不可磯。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

而慕。朱子曰。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慕。所以為怨。

未足。以為怨也。○南軒張氏曰。小弁怨慕。所以為

親親。故引關弓之疏戚為喻。以見其為親親者焉。

責。以為使母之不安。則已之故。辭氣不迫。蓋與小

弁異也。當小弁之不安。而怨慕不形。則是激於情而

莫遏也。此則皆失親親之義。故皆以不孝斷之。於

是舉舜之孝。以為法焉。高子徒見小弁之怨。遂以

為小人之詩。不即其事。而體其親親之心。亦可謂

固矣。○豐城朱氏曰。小弁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

敗之由。又以前六章皆興。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

小弁之詞。婉而切。猶有莊不無責之意。處父子之間。則

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意。處父子之間。則

下。然也。小弁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意。處父子之間。則

詩經卷之八

三



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子餘反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吳反昊天

已威

叶紆反

予慎無罪

叶音悴

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

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

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

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辜

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華谷嚴氏曰首章傷己被讒也

○亂之初生

僭側陰反

始既涵

音含

亂之又生

君子信讒君子

如怒

叶奴反

亂庶遄

市專反

沮

慈呂反

君子如社

音恥

亂庶遄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

止也社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

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

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

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

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

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

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

之然後亂成

華谷嚴氏曰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

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渾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詩傳卷之三



○君子屢盟叶謨亂是用長丁丈反叶君子信盜亂是用

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反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歆音霽血告神以相要

束也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

考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盜指讒人也山西

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

真氏曰讒人乘間伺隙以餒進邛病也○言君子不能

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聖音韻註

也疾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

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

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

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

殆哉華谷嚴氏曰三章言信讒致亂也○安成劉氏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七損反度鐸音之躍躍他歷反免士咸反遇犬獲叶黃反之

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

貌免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

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朱子曰詩人

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秩秩大猷

起興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

潘時舉對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而以躍

於其心故其形於是言者自無非義理也躍免兔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



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慶源輔氏曰。躡躡。有躡梁恣肆之

謂人莫得而知己也。一旦遇智者臨之。則其情偽顯露。有不可得而隱者。誠有似乎覓兔之躍。躍而忽遇犬焉。

則無所逃矣。○華谷嚴氏曰。四章言已知讒人之情也。

○荏

而甚

染柔木

君子樹

叶上反

之

往來行言。心焉數

所主反

之蛇

蛇以支反

碩言。出自口

叶孔反

矣

巧言如簧。顏之厚

叶胡反

矣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

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

不知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

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

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恥也。孟

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西山真氏

曰。儉巧之言。悅可人聽。如笙簧然。使其知愧。則不為矣。○安成劉氏曰。五章言讒人出言無恥也。

○彼何人斯

居河之麋

音眉

無拳

音權

無勇

職為亂階

叶居反

微且廋

市勇反

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

音紀。叶居反

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為不

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三山李氏

曰。左氏所謂孟諸之麋是也。

拳力階梯也。

音限

傷

音羊

為微

腫足為廋

孔氏曰。郭璞云。胛。脚脛也。傷。瘡也。猶。謀將大也。○言此

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交鬪。專



為亂之階梯。又有微燧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眾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華谷嚴氏曰。卒章斥讒人而賤惡之也。○慶源輔氏曰。東萊以為非特賤之。且言其本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四章五章言讒言之本不難辨。讒人之本不難除也。

###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銀反胡逝我梁。不叶眉反入我門。伊誰

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

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

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

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

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

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

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慶源輔氏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責之也。而不

為已甚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疑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

道。然亦無忿對之辭也。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果胡逝我梁。不叶眉反入。唁我始者不

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弟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慶源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為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為此禍。今乃逝我之梁。而不入。唁我乎。大抵譏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之所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

畏于天。叶鐵因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盧陵李氏曰。其北當階。其南接門內雷也。

○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

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

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慶源輔氏曰。知其逝我梁。逝我陳。是聞其聲。而不入

見我。是不見其身。故因其實而言之。又以見蹤跡之詭秘。是以人為可欺也。人或可欺。而天其可欺乎。爾獨不

畏于天。而謂我如是也。古人責人。往往至天。而極如。雨無正。所謂胡不相畏。于天。亦是意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胡

逝我梁。祇攪我心。音攪交卯反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

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

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



者之來云何其盱反況于

賦也。安徐。寔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

曰盱豫悔豫六三爻本義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

也。者三都賦云盱衡而誥是也安成劉氏曰左太冲魏都賦云魏國先生乃盱衡而誥注盱張目也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誥告也

○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

而况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

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

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以支反叶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

者之來俾我祗也

賦也。還反。易說祗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

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

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三山李氏

日亦以見讒譖之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

其為譖矣

○伯氏吹壎况袁仲氏吹箎池音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

三物以詛反側助爾斯叶先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

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孔氏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壎古

今字異耳注竹曰箎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云燒土為之



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

音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孔氏曰。詛小於

盟。左傳襄公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闕。詛諸五

父之衢。定公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

射。穎考叔者。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

此。○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

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孔氏曰。與汝義如兄弟。和如豈

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

之可也。○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

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

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孔氏曰。蜮如蟹三足。陸璣云。

齊。○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角。端曲如

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

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

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

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臨川王氏曰。作此詩將以絕

之。而曰好歌者。有欲其悔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



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反食荏

萋七西反兮孚匪反斐

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秦音甚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孔氏曰。錦

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埤雅曰。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謂之貝貝。背也。○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為巷伯者

作此詩。鄭氏曰。宮者。割其勢。若今宦者也。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

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

是者。亦已大甚矣。

○哆

昌者反兮尺是反侈

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丁歷反。下同。

與謀

叶謨悲反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安成劉氏曰。即

箕星也。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



與謀言其謀之閔也。豐城朱氏曰。萋斐以成貝錦。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能因疑似而構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讒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反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

皆通翩翩往來貌。華谷嚴氏曰。讒人情狀接續增益。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

鳥之飛相與經營。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謀為讒譖而已。

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捷捷幡幡芬煩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遷

賦也。捷捷儂血平聲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

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

華谷嚴氏曰。汝能譖人。人亦能譖汝。其禍將遷及汝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

之詞。慶源輔氏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

理。故以之忠告於為譖者。庶乎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反視彼驕人矜此勞

人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

而失度。其狀如此。新安胡氏曰。王氏云。蒼天蒼天。蓋以

○慶源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扶持安之也。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抑遏沮



○彼譖人者。叶掌與反誰適與謀。叶滿補反取彼譖人投畀豺。土皆反

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反投畀有昊。叶許候反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

或曰。衍去聲文也。投棄也。說文曰。豺。北。北方寒涼不毛之

地也。安成劉氏曰。窮北之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投棄譖人於彼。使凍饑之也。不食不受言

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

○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

惡惡如巷伯。北。埤雅曰。豺虎以殺為性。則宜無所不食。有

受。且付昊天使制其罪。則惡之甚也。○東萊呂氏曰。記

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愿。刑

不試而民咸服。○西山真氏曰。讒人為害至深。故詩人

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

人。欲屏諸四夷。詩

人之情亦若是也。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叶法奇反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

百君子敬而聽之。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

以讒被宮而為此官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天官寺人之

路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

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

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慶源輔氏曰。譖

嘗之也。君若受之。則譖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未流之禍。豈止及其大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



聖讒必折其芽。辨於微小可也。然非明且遠者不能焉。  
○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  
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安成劉氏曰。劉  
氏此言。蓋從小序。以此為幽王時詩也。集傳既引其說。  
而未嘗明言其為幽王詩。讀者當自得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

句定宇陳氏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讒言之禍。與讒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安成劉氏曰。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

時改為掖庭。周宣王姜后嘗待罪永巷是也。伯

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曹氏

者。內人之所居。伯者。長也。其官為寺人而職掌永巷。故稱巷伯焉。班固司馬遷贊

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

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

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

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踈遠者可知。故其詩

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

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立勇將懼。維予與女。音將安將

樂。音洛女轉棄予。叶演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

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

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



而女轉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

徒雷反

將恐將懼寘

之豉反

予于懷

胡叶

反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回叶夷反

興也頹風之焚輪者也

孔氏曰迴風從上下曰迴

寘與置同置于懷

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豐山謝氏曰寘予于懷是進人若將加諸

滕棄予如遺是退人若將墜諸淵

習習谷風維山崔

徂回反

嵬

五回反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於叶

反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未叶韻詳

比也崔嵬山巔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

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况於朋友豈可

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

慶源輔氏曰大德謂朋友之義出於天者

小怨謂懟語忿色生於人者忘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

不可如是也或以為興者拘於例耳然不若以為比之是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藍田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

之交也

蓼蓼

六音反

者莪

五河反

匪莪伊蒿

呼毛反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

華谷嚴氏曰莪蘿蒿也蒿草中之高

者也管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蒺藜秀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

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

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



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蔚音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以醉反

比也。蔚。牡。藪。僅音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

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華谷嚴氏曰。一名馬薪。蒿。蒿之尤。麤大者也。

瘁。病也。

○鉶之罄矣。維罍之恥。鮮反。息淺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叶舉反

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鉶。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

鉶資於罍。而罍資鉶。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鉶罄

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安成劉氏曰。

以罍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鉶罍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犬叔引此。而曰。王室之

不寧。晉之恥也。以鉶喻周。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

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

恤。入則如無所歸也。慶源輔氏曰。玩此四句。真能道孝

也。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長。樂。劉氏

拊也。則育。覆育也。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顧。旋視也。孔氏

去之而復。反覆也。立氏曰。不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罔

反顧也。能暫捨也。之於懷抱。



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疊山謝氏曰。此章形容

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

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

者。如南風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病疾也。長

望其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曰。教育英才。涵養其

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

則追喚之也。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

懷抱其子而未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欲

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

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華谷嚴

子念親之沒。瞻南山之烈烈。感飄風之發發。觸目皆悲

傷也。故嘆民莫不得以養其父母。我獨何為遭此害而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慶源輔氏曰。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

得養也哉。此兩句最宜玩。蓋末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哀以父死非罪。廬陵羅氏曰。魏嘉平四年。詔

司馬昭為監軍攻吳。吳諸葛



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  
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  
孤耶遂斬之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  
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悲號讀詩  
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昭子炎篡魏為每讀詩至  
晉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

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慶源輔氏曰先生載王哀

必如是然後為善讀詩也以至解頤手舞足蹈皆

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三

山李氏行役而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

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

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

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

此類求之○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

之父母而形於嘆詠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

陟岵鴉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

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今日而

猶幸來日之可以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既

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

甘旨輕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

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

止之也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

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

非流涕者是亦

有饜音蒙簋音軌殮音孫有捄音求棘音七周道如砥之履其直

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叶善瞻音眷言顧之潛所奸焉出

涕音體

興也饜孔氏曰禮捄曲貌棘七以棘

為七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棘儀禮特牲注曰七用



云。七用桑。長三尺。吉禮則用棘。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

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潜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

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孔氏曰。譚國言有

饒。簋殮則有捄棘也。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

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

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慶源輔氏曰。周道只道路

集解以為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是即指

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正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

指周之王道而言。其中亦含此意耶。

○小東大東叶都反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叶枯反糾糾葛屨可以

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叶戶反。既往叶六反。既來叶六反。使我

心疚。叶計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

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曹氏曰。柚。受經者也。空。盡

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

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

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

心憂而病也。慶源輔氏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舉其甚

知矣。既往既來。則言其來往之不一也。周道一也。方其

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

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有冽音列沈音軌泉叶才反無浸獲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憚



丁佐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叶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

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

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

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慶源輔氏曰上兩章既言傷於財故此章推本其困

於役而言之耳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反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反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

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

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

也○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三山李氏曰此章言東人之勞西人之逸

小人得志綱紀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

有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立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鞞鞞長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漢天河也曰孔氏

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上浮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

旁三星跂然如隅也東陽許氏曰織女三星鼎足而成三角在天市垣北七襄未

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

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



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孔氏曰。在天為

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

也。○安成劉氏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

者。即天與天為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而有餘

之晝夜。十二時。則一周。而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

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鞠。然

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

監我。廬陵歐陽氏曰。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

謂不能也。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

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慶源輔氏曰。侯邦

也。然為王者當有以體恤之。不敢易視而輕用之。可也。

觀禹貢之底慎財賦。無逸之惟正之供。則必不至於易

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財力俱困。而饋西人以酒。則

視之曾不如漿。與之以鞠。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為長。

易視之如此。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為漿。佩之鞠

之於天也。○豐城朱氏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佩之鞠

氣驕而溢。類如此。然則貧富勞逸之不均。吾將曷愬哉。亦

惟愬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耶。織女

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詞之婉而不迫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華板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

明叶謨西有長庚叶古有抹天畢載施之行戶郎

賦也。皖明星貌。牽牛星名。爾雅曰。何鼓謂之服。駕也。箱

車箱也。孔氏曰。兩較之間。較音角。箱。啓明長庚皆金星也。

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



庚毛氏曰庚續也。○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蓋金水二

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

言也。安成劉氏曰。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

後。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又不見。行在日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

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

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

列而已。廬陵歐陽氏曰。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

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

何矣。○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酒

漿。維南有箕。載翁。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安成劉氏曰。六月

方者。指當時。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安成劉氏曰。此謂南斗。即

昏。見為言也。上文夏秋之間。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翁。引也。舌。下

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董

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翁。斗四星為斗。三星為

柄。○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

酒漿。三山李氏曰。古人多以箕斗為虛名。蓋此數而箕

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

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



詞也廬陵歐陽氏曰。自維天有漢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詞。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未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若有所噬。斗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皆怨諷之詞也。○慶源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文意奇逸。其詞雖若闊踈。而意脉實相連屬。作此詩者。非唯怨得其正。其亦老於文墨者歟。

###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叶後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已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

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

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也。

○秋日淒淒七西百卉具腓許貴亂離瘼矣音家

作奚其適歸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亂離瘼。病。奚。何。適之也。○

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

乎哉。東萊呂氏曰。秋日冬。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三山李氏曰。天下莫不被害。乃

云民莫不善者。此○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

進。無時而息也。華陽范氏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

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



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為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蓼莪篇矣。○廬陵彭氏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夫歡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况。今四月之大夫夏則苦徂暑之薰灼。秋則悲百卉之凋瘵。冬則傷飄風之迅急。是皆遇景生悲。觸緒增感。其心無一時得以自寬焉。吟咏其詞可見當時之亂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悲反。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叶于其反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錢氏曰。卉草也。通言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之則草木皆卉也。

○相反。亮。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反。吐刀。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反。徒九。匪鳶。以專反。叶翰飛戾天。叶鐵反匪鱣。張連反匪

鮪。于軌反潛逃于淵。叶一均反

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託之物。而無可謂之比。而只鶉。鵬也。埤雅曰。鵬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為皂鵬。亦鷲

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鶉。鳶。則能翰飛戾

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嘉永



陳氏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薺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於希反

興也。杞。枸音。榘音也。本草曰。枸杞一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皆可食。棗。

赤棟音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

車輞。○山則有薺薇。隰則有杞棗。君子作歌。則維以告

哀而已。慶源輔氏曰。維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二







